

左拉 毕修勺

中文首版作品

译

Emile Zola

Bi Xiushao

家常琐事

山东文艺出版社

左拉中文首版作品
毕修勺译

Emile Zola
Bi Xiushao

家常琐事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3号

Pot—Bouille

根据巴黎查邦济埃书店 1929 年版
《左拉作品集》译出

家常琐事

〔法〕左拉著 毕修匀译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125印张 2插页 327千字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29—1001—6

· I · 910 定价 9.90 元

出版前言

爱弥尔·左拉(1840—1902)是法国十九世纪的文学巨匠。他怀着人类的良知投身社会,是法国历史上从伏尔泰到雨果“作家兼斗士”的优秀传统的继承者。他倡“实证小说”,以其浪漫主义的创作气质,贯以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精神,早期作品轻巧灵动,盛年则又与自然主义方法所决定的细密严实形成独特的结合,象征性意象加之自己擅长的似不经意的客观描写,以及现代派“生活流”的情节淡化、叙述散文化的特色,给传统的现实主义注入勃勃朝气,因此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大师。他一生著作等身,喻“百眼百手”,“一百只眼睛是为了能看到一切,一百只手是为了握住笔杆,记下一百只眼的见闻”。他笔下的上千个人物,无不触及法兰西第二帝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晚年的《三城市》、《四福音书》,其艺术成就和思想价值更高。

毕修勺先生(1902—1992)出生之年,恰是左拉离开人世的那一年。这不足以说明什么。但就其影响的弘扩,左拉倒有点儿“归去来”的意味。仿佛这颗西方陨落的文学巨星,灵气不甘泯散,要到另一个半球一践未竟之业。他没有失望,寻觅到死与生的同年,而这个“同年”真正是第一个把他的作品介绍到人口最多的东方泱泱大国,而且作为彼此间共同拥有的事业,终生不悔。若朱生豪之译莎士比亚,傅雷之译巴尔扎克,直情径行,乐道忘忧,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留下夺目光彩。

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毕修勺刚刚十八岁。他一边在雷诺汽车厂做工,一边就读于巴黎高等社会学院。是一本亚勒克西的

《左拉传》和左拉的《土地》使他和左拉结下不解之缘。他为这位伟大艺术家的雄伟气势所震撼，所折服，短短几年便搜集通读了几乎是左拉的全部著作，并暗暗立下了誓言：一定要把左拉的全部作品翻译成中文，献给祖国人民。1928年，他因公被派遣到蒙特里大学，再度来到法国。其间，他翻译了著名史地丛书《人与地》二十八卷，凡二百多万字，凭吊了左拉故居，访问了左拉时常光顾的小酒店……以左拉那样的求实精神把握左拉当时所处的氛围，体察左拉使用俚语、土语的语言环境，为他在继自己问世的《左拉短篇小说集》之后，面对左拉众多作品的继续翻译，扎下了坚实的根基，使之更臻准确、老辣和圆熟。毕修勺没有愧对左拉，尽管他年复一年全身心地投入，换来的独是清贫。他的盛年时代，曾为左拉辞却了“上海市市长顾问”的高位，后来又婉拒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同赴台湾的恳邀，制定了在新中国这片热土上“日译三千字，十五年译完左拉全部作品”的宏大计划。可是政治上的莫须有褫夺了他二十五年的大好时光。这漫长的遗憾，好在终于完结。他的《萌芽》、《崩溃》、《劳动》等等，大部分是抗战前后问世，世称“毕译左拉”，已经誉满中外。当他的有生之年所苦无多的时候，仍以左拉的“我只有—种信仰，—种力量，这就是工作”作为座右铭，只讲耕耘，不问收获，以其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和独立人格受到社会的尊敬。可惜出于多方面的原因，他所完成的译著积年尘封，直至故去。这是左拉和毕修勺身后不忍看到的。左拉这位被称为“人类的良心”、“以卷帙浩繁的作品和伟大的行动给他的祖国和世界增添了荣誉”的文化巨人，在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当代中国，理—应被广大的读者所结识。这是一项有苦难言的艰辛工程，然而，工程的实施毕竟已经开始。

出版者

1993. 7. 16

内 容 提 要

作品通过对巴黎一座公寓中几个家庭生活描述，揭示了巴黎上流社会资产阶级的腐朽。道貌岸然的主人们不时与女仆调情作爱；父母为丰厚的年金将少女嫁给懦弱的业主，小说中的主人公奥克塔夫是位倜傥青年，他没有资产，却向往上流社会生活，他曾数次追逐女人以失败告终，却也经常陷于通奸的污秽和苦恼之中。在他和雇主太太的奸情被雇主当场捉住后，他又瞄准了女福公司新寡的女老板，并与之成婚，终于步入了巴黎上流社会。

—

新圣奥古斯丁路上发生了车辆的拥塞来自里昂车站，载有三只箱子和奥克塔夫一个人的出租马车因而停了一下。十一月的阴暗下午，天气虽然已很寒冷，这位年轻人却放下车门的一扇玻璃。在这街道狭小并有杂沓群众行走的区域，由于看见日色的突然低暗，他惊讶车夫们咒骂，鞭击打喷嚏的马匹，人行道上彼此交臂擦过的无穷无尽来往，以及行列紧密、站满伙计和顾客的一排一排店铺引起他的昏乱，因为他梦想巴黎更要清洁，另一面也不希望它有如此热闹的商业，现在他觉得已明明显显为结实的和果敢的青年们的欲望大开着。

车夫俯下身问道：“您要到宿亚叟弄吗？”

“不，宿亚叟路……一幢新的房子，我相信。”

出租马车只要转过来，房子恰在第二号的位置上，这是一幢四层的大房子，它的石块在邻近许多房子正面已破旧，已呈现铁锈色，石灰中间还保持着焦黄的苍白。奥克塔夫下车，站在人行道上，用固定的目光探测它，研究它，从地面层和假一层的绸缎店，一直看到第四层开向一个狭小平台的稍后窗户。在第一层，许多雕塑的女人头面支住铁栏杆造得很细致的一个阳台。各道大门之上，一个边缘翻卷的盾形的小扁额，由一边一个的爱神展开，上头记着门牌号码，夜间由一盏煤气灯照亮。

一位胖大的金发先生从进口走廊出来，一瞥见奥克塔夫就截然停住。

“怎么！看！您已到了！”他喊道。“而我以为您明天才来呢！”

“真是的！”年轻人答道。“我提前一天离开普拉桑……房间还没有准备好吗？”

“哦！不……十五天以前我就已租好，而且立刻照您所要求我的，摆上家具。请等一下，我去给您安顿好。”

不顾奥克塔夫恳求他不必劳烦，他再进去。车夫已搬下三只箱子。一个长脸，胡子修理的像外交家的人站在看门的房间里，摆出高贵的样子正在阅读指南报。然而他还肯关切这放在他门前的三只箱子，他向前走来，问他的房客他平常总称之为三层楼的建筑师，说：

“刚巴桐先生，这就是您所说的那个人吗？”

“是的，古尔先生，这就是奥克塔夫·慕勒先生，我曾为他租下第四层的房间。他将宿在那上头，他将在我们家里吃饭……慕勒先生是我女人亲戚的一个朋友，我现在介绍给您。

奥克塔夫注视假大理石墙壁顶上装饰着玫瑰涡形的进口。底面的院子铺上由水泥封固的石板，显出冷冰冰的清洁样子；只有一个车夫在马厩门口，用一块皮摩擦马衔。从来阳光一定不照到那里。

古尔先生审察箱子，用他的脚推动它们，面对它们的重量，立刻变得恭敬，说要出去寻找一个搬运夫，命他从小楼梯那里背上去。

“古尔太太，我出去一下。”他在房间里俯下身喊着说。

这房间是装有明亮镜子的一个小客厅，挂了红花的毛毡帷幕，摆上红木的家俱；由半开的一道门，可以瞥见卧室的一角和石榴色绸帐的一张床铺。古尔太太，很肥胖，头上扎黄的绸带，躺在一把沙发里，两手合起，不做任何事情。

“啊！好！我们上去吧。”建筑师说。

推开进口走廊的桃心木门户，看见古尔先生的黑绒圆帽和天

蓝色拖鞋在这位年轻人面前所引起的印象，他加上一句：

“您知道，这是从前服侍过德服全拉特公爵的男仆。”

“啊！”奥克塔夫只这样简单地哼了一声。

“是的，这确实是这样，他曾娶了摩尔拉维尔一个小执达吏的寡妇。他们甚至拥有那边的一幢房子。可是他们等到积有三千法郎年金，才退隐到那里去……哦！很适当的两个看门人。”

进口走廊和楼梯显出粗劣的奢侈装饰。下面，一个女人的塑像，完全镀金的一种那不勒斯女人，头上顶一个双耳的水壶，从这里分出三盏罩上无光泽玻璃圆罩的煤气灯，一块一块白的假大理石，只有边缘是粉红的，很均匀的，循着圆的楼梯围墙升上去；生铁和桃心木的栏杆，带着金叶怒放的态度，模仿旧银的颜色。由铜梗压住的一条地毯盖住各个梯级。然而，最使奥克塔夫感动的还是进来时的温室热气仿佛由一张嘴向他面上吹来暖气息。

“怎么！”他说，“楼梯上还有热气吗？”

“无疑的。”刚巴桐答道，“现在一切喜好面子的房主都花这样的费用……房子是很好的，很好的……”

他转过头来，仿佛用他的建筑师眼睛探测墙壁。

“我亲爱的，您去看，它是很好的……而且只有象样的人们居住着。”

于是，他慢慢走上去，指出房客们的姓名。每一层有两个住宅，一个朝向街道，另一个朝向院子，漆过的桃心木门户都是相对的。首先关于奥古斯特万勃尔，他说了几句话：这是房主的长子；今年春季他曾盘得地面层的绸缎店，同时也使用整个假一层。其次，在第一层，朝向院子的，由房主的另一个儿子狄奥斐尔·万勃尔和他的太太住着，朝向街道的住户则是房主本人，从前凡尔赛的一个公证师，万勃尔先生，其实，他只寄住在他的女婿，上诉院一个推事，杜凡利埃先生家里。

“女婿，一个还不到四十五岁的家伙，”刚巴桐停住的时候说，

“嗯？这多么有本领！”

他走上两级，突然转过来，加上一句：

“各层都有自来水和煤气。”

每一楼梯口有一堵高窗，窗玻璃边缘有连续回转的希腊纹，窗的下面放一把狭窄的绒面长方凳，窗上透进白的日色照亮楼梯。建筑师唤起注意说，年老的人们可以坐在这狭窄的长方凳上休息一下。随后，他既然越过第二层而不指出房客们的姓名，奥克塔夫即指点大住宅的门问道：

“那么这里呢？”

“哦！这里，”他答道，“只是一向不被人看见，而且任何人不认识的房客……整个房子的住户们都情愿不理睬他们。总之，在这里头到处可以发现到污点……”

他吹出轻微的小气息，

“先生似乎是写书的，我相信。”

但是到了第三层，他的满意笑容又再出现。朝向院子的住宅分成两部分：那里面有徐泽太太，一个很不幸的小女人和一位很有地位的先生，后者租用一个房间，每星期为他的事务，只来一次。刚巴桐一面作这些说明，同时推开另一住宅的门。

“这里我们已到了我的家里，”他再说“请您等一下，我必须取来您的钥匙……我们将先到您的房间，随后，您将再去会见我的女人。”

在单独留下的两分钟内，奥克塔夫觉得自己为楼梯的肃静所沁透，他在来自进口走廊的温暖空气里，俯向栏干上，他抬起头听听是否有什么声音从上头降下。这是仔细关闭着的资产阶级不被人们外面任何气息透入的静寂。在漆得闪亮和很美丽的桃心木门户后面，仿佛藏有郑重的和规矩的深渊。

“您将有极好的邻居们，”带来钥匙再出现的刚巴桐说，“朝向街上的一边是约瑟朗夫妇的整个家庭，父亲在圣约瑟水晶厂当出

纳，还有两个待出嫁的女儿，在您的附近住着一个公务员的小家庭，毕松夫妇，虽然他们并不在黄金上翻滚，却受过很好的教育……全部房间都必须租出去，不是吗？即使在这样的房子里也是一样。”

从第三层起，楼梯上已没有红地毯，只被简单的灰帆布代替。奥克塔夫因而感到自尊心稍稍受到损伤。楼梯逐渐使他充满恭敬，依照建筑师的形容，这房子是那么的好，他因自己能住进这里，非常激动。当他跟随后者进入走廊，走向他的房间时，由一道半开的门，他瞥见一个年轻的女人站在一个摇篮的前面。听到声音，她抬起头来。她是金发的，睁着空灵而闪亮的眼睛，他只带去这很显著的目光，因为年轻的女人，突然脸红，露出一个人蓦然被撞见的羞涩样子，关上她的门。

刚巴桐转过身来，重复说：“我亲爱的、各层都有自来水和煤气。”

随后，他指出和小楼梯相通的一道门。上头是仆人们的房间。他停止在走廊深处说。

“最后，看！我们已到了您的房间。”

房间，方形的，相当大，糊着兰花的灰壁纸，只摆有很简单的家俱。在床位附近，安置着刚留洗手位置的一个小梳妆室。奥克塔夫直向透进淡绿色亮光的窗户走去。阴森而清洁的院子和它的均匀石板还向底面通进去，它的自来水笼头，发出耀眼的铜光。还是没有生物，没有半点声音；格式一致的许多窗户，既不挂一只鸟笼也不放一盒花草，只展示着白窗帘的单调。左面房子的高墙围住方形的院子，为了遮避这赤裸裸的墙壁，人们在这里画上百页窗永远紧闭着的许多假窗户，在它们背后，临近住宅的内部生活似乎依然继续着。

“我完全满意！”心里愉悦的奥克塔夫喊道。

“是不是？”刚巴桐说，“我的上帝！我仿佛为我自己居住似的

选择，此外，我也遵照您所指示的……那么家俱还适合您的意思吗？这就是一个年轻人所需要的一切。此后，您若再需要什么别的，您再去布置吧。”

奥克塔夫紧握他的手，感谢他，说这样烦劳他，实在很抱歉，他却摆出严肃的态度再说：

“不过，我的好朋友这里不许有喧闹的声音，尤其不允许有女人……凭我的名誉说，如果您领来一个女人的话，这会造成整个骚动。”

“请您放心吧！”稍稍担忧的年轻人喃喃答道。

“不让我对您说吧，这是我将受到连累……您曾看见这个房子住的全体都是资产阶级而且奉守那么严格的道德原则，就是在我们中间，也觉得他们确实太过分了。从来没有一句多话，从来没有您刚才所听见的更多声音……如果不照我所劝说的做，那么好！古尔先生将去寻找万勃尔先生，我们两个将很清爽呢！我亲爱的，为了我的安静，我恳求您请尊重这里的习惯！”

奥克塔夫为那么大的规矩气氛所侵入，发誓说，他一定尊重它。于是，刚巴桐向他的周围投射不信任的一瞥视线，降低声音，好像别人会听见他似的，睁着闪光的眼睛，加上说：

“外面，这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嗯，巴黎是够大的，有的是位置……我，其实我是一个艺术家，我真不管他们那一套！”

一个搬运夫搬来三只箱子。待安顿好以后，建筑师像父亲一样观看奥克塔夫的梳妆。接着站起来说：

“现在我们可以下去看我的女人了。”

到了第三层，房间女仆，一个身材瘦小、头发棕黑，姿态妖冶的女郎说，太太有事，不能和他们相见。刚巴桐为了使他的年轻朋友感到舒服，同时又被他刚才的说明激动，要他参观整个住宅。首先，是金白色的大客厅；墙上装饰着很多涡形线条，这在他改成工作室的一个绿色小客厅和他们此刻不能进去的卧室中

间，可是他对他指出卧室的狭隘形态和紫色壁纸。随后，待他领他进入全部假木的上面嵌饰非常复杂涡形装饰的餐室时，感动的奥克塔夫喊着说：

“这是很富丽的！”

在天花板上，两道大的裂缝截断圆头涡形，在一个角落里，剥落的油漆显出里面的石灰。

“是的，这引起好的印象”，建筑师慢慢说，眼睛盯视天花板。“您要明白，这些房子是为引起好的印象建造的……不过，不应该太搜索墙壁。这还没有十二年，可是已开始走样……人们用漂亮的石块和很多雕刻的材料建造正面，人们给楼梯加上三层的漆，各个住宅涂了金色和多种美丽的色彩；这看来很悦目，这惹起人的尊敬……哦！这还相当坚固，这还可以和我们一样持续下去！”

他要他再走过由许多粗玻璃照亮的前房。在左面，朝向院子一边，还有另一房间，为他的女儿安萱莉的卧室；整个雪白的，在这十一月的下午，透出坟墓般的凄惨景象。走廊深处，是他的厨房，他绝对要领他进去，口里说，他必须看到一切。

“那么，请进来吧”。他推开门时邀请他。

一阵可怕的声音透出来，不顾寒冷，窗户大开着。一个棕黑发的房间女仆和一个肥胖的女厨子：大腹便便的老太婆，肘弯支靠着栏杆，俯身在内院的狭小天井里，每一层各家相对的厨房，都靠这天井照亮。她们伸直腰，一起叫喊，而高声和流氓气的喧噪话语混杂着笑声和咒骂，则从这狭小空间深处升上来。这仿佛是阴沟的倾泻：公寓的全体女仆都在那里，满足她们的闲谈需要。奥克塔夫想起大楼梯里资产阶级样式的前厅。

由于本能的感觉两个女人突然转过来，瞥见她们的主人和一位先生走进来，她们不免吃惊。吹出一声轻微的口哨，许多窗户再关上，一切重新沉入死一般的静寂。

“那么，怎么啦，莉莎？”刚巴桐问道。

“先生，”很激动的房间女仆答道，“这还是阿丹尔这齷齪家伙。她由窗口掷下兔子脏腑……先生您该和约瑟朗先生好好谈一下。”

刚巴桐保持着严肃样子，不愿意答应干涉她们的闲事。他回到他的工作室里，对奥克塔夫说：

“您已看到一切。每一层都有相同的住宅。我的每年要花二千五百法郎，而且在第三层租金每天都会增加起来……万勃尔先生，在他的不动产上，每年大概收得二万二千法郎。这将继续高涨，因为人们已提及：从证券交易所广场到新歌剧院，将开辟一条大道……十二年前经过一个药剂师女仆点起的那次大火之后，购得这房子的地皮，简直没有花什么代价呢！”

他们进来时，奥克塔夫在一道窗口照入的大亮光里，瞥见一张书画桌上，挂着一幅富丽装框的圣像，这是一个圣母，在她张开的胸口，透出一个发光的大心脏。他不能遏住惊骇的动作，他注视刚巴桐，他在普拉桑认识他时，晓得他是讥笑宗教的。

“啊！我还没有告诉您。”建筑师再说，脸上不免泛红一下，“我被任命，当教堂建筑师，是的，在哀弗楼。哦！就所赚得的钱说，简直是可笑的，一切都计算在内，每年几乎只有二千法郎。但是没有什么事可做，只有每停一些时间到那边去走一趟；对于其他的事务，我有个督察员驻在那边……您看，在自己的名片一角，可以印上政府建筑师的头衔，这已有很多好处。您想象不到这在上等社会里给我多少有利的工程。”

说话时，他注视心脏发光的圣母。

“总之，”他在爽直的突然发作里继续说“对于他们的玩意儿，我真不管那一套！”

奥克塔夫开始发笑，建筑师因而生起恐惧。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这年轻人呢？他斜视一下，装起痛悔的样子，竭力想捞回他所说过的话语。

“我固然不管他们那一套，其实，我也不得不顾到他们的玩意

儿……我的上帝！我只要达到我的目的而已。您将看到，您将看到，我的朋友：当您悄悄生活一下，有了生活的经验，您将和大家一样做去。”

他谈到他的四十二岁和人生的空灵，他摆出和他的很好身体不相符合的忧郁姿态。头发随风飘荡，颊须剃得像亨利第四的那样，在他自装艺术家的头上，人们只发现一个资产者的扁平脑壳和方形颧骨，他的精神是狭隘的，而且怀有贪婪的嗜欲。从前，年纪较轻时，他曾度过疲劳的愉悦生活。

奥克塔夫的眼睛停止在许多图样中间的一张法兰西新闻报上。逐渐感到局促的刚巴桐于是按铃喊来房间女仆，要知道太太是否已自由了。是的，医师已走开，太太就要到来。

“难道刚巴桐太太患病吗？”年轻人问道。

“不，她还是和平常一样，”建筑师用感到厌烦的声音说。

“啊！那么，她怎么啦？”

他重新为局促的情绪所袭，不直接回答。

“您知道，女子们的体内总时常有什么东西毁坏了……此外，她简直像榛树似的健康。甚至将发觉她长胖了。”

奥克塔夫不再问下去。恰好莉莎带了一张名片回来，建筑师道歉，很快向客厅走去，请年轻人为了挨过等他回来的时间，先和他的女人谈谈。奥克塔夫由很快开出和再关上的门，向金白色的大客厅里瞥见一个教士道袍的黑影。

同时，刚巴桐太太从前房进来。他已不再认得她。从前，他还很小，他在普拉桑，她的父亲，桥梁和公路技师，陀曼葛先生家里认识她时，她是瘦的和丑的，虽然已二十岁，身体还那么柔弱简直和一个受过成年期变动苦痛的女孩子没有分别；此刻，他看见她已胖起来，有了修女的鲜明和幽雅肤色，她的温柔眼睛和笑涡则露出贪婪的母猫面貌。她固然不能算成漂亮的，她在三十岁左右，的确已成熟，已获得秋季果子般的甜美风趣和新鲜香味。

他只注意到她的身材滚动，穿灰绿绸的长梳妆衣，以困难的步伐行走，因而有了慵倦的姿态。

“啊哟！现在您简直是个大人了！”她伸出两手快活地说道。从我们的最后一次旅行以来看，您已长得多么高大！”

她注视他，看他高大，褐发，八字胡和颊须修的很整齐，俨然是一个美男子。他说了他的年龄，二十二岁，她不免惊呼：看见他的样子，他至少已二十五岁。他站在一个女人面前，——即使这女人是最后的一个女仆也一样——总充满喜悦的情绪，他发出清朗的笑声，并以旧金色的像天鹅绒那样柔软的媚人眼睛凝视她。

“啊！是的”，他柔软地重复说“我已长大了，我已长大了……您还记得您的表妹格斯巴珍曾买许多玻璃珠送给我的事吗？”

随后，他将她父母的消息告诉她。陀曼葛先生和陀曼葛太太，在他们退隐的房子里过着幸福的生活；不过他们叹息自己很孤单，他们对刚巴桐为了建筑的工程逗留在普拉桑就这样夺去他们的小罗斯，还保持着怨恨。接着，年轻人设法把谈话引到格斯巴珍表妹身上，关于从前未被解释的一件冒险故事：建筑师热恋格斯巴珍——一个穷而高大的女郎——的激情发作，后来忽而和带来三万法郎嫁资的瘦罗斯结婚，整个痛哭的场面，接连的不和和争吵，被遗弃者终于逃到巴黎一个女裁缝姑母身边的种种经过，他还保有早熟顽童的旧日好奇心，待着他去满足。但是，皮肉平静，还没有脱去淡红苍白的刚巴桐太太似乎不明白。他不能从她的口里得到半点详情。

“那么，您的父母呢！”她也问道。“慕勒先生和慕勒太太的身体都好吗？”

“很好，谢谢您。”他答道，“我的母亲不再从她的花园里出来。您将再看见巴纳路的房子，仍然象您离开它时所留下的原来样子。”

刚巴桐太太，似乎不能站了很久而不疲倦，她坐到一个书画的高椅上，两腿伸展在她的梳妆衣里；他移近一把矮椅子安顿着，抬起头，露出他的平常恭敬态度，和她谈话。看他的宽阔肩膀，他简直是一个女人，他赋有女人的才能，立刻会透入她们的心，逗起她们的双喜。所以十分钟以后，他们两个已像老朋友似的聊天了。

“看我现在已是您的寄食客人了！”他说，“拿一只漂亮的指甲修得很端正的手，摸过他的颊须。您会看见我们将过着很好的共同生活……您还记得普拉桑的顽童，您一收到信就照顾一切，您是多么可爱呀！”

可是她抗辩。

“不，不要感谢我，我太懒惰，我简直不能再动一下。这是亚西尔曾料理好的一切……此外，我的母亲告诉我们说您有在一家寄食的愿望，还不足让我们想到打开我们的门来欢迎您吗？您不落在陌生人家里，这将很好，我们因而可以成为日夕相处的伙伴。

于是，他叙述他的事情。终于得到高中文凭以后，为着满足他父母的意思，他在马赛的一家印花布大商店里做过三年伙计，制造印花布的工厂恰在普拉桑附近。商业，女人奢侈品的商业，激起他的热情，他对于这一行生意赋有诱惑力，能以甜美的话语和谄媚的目光，慢慢占有女顾客们的心。他带着胜利的笑声叙述他怎样赚得五千法郎，在可爱的和特意花钱的外表下，他其实像犹太人那样谨慎，若没有这笔数目，他将永远不会冒险到巴黎来。

“您想，他们藏有邦巴杜夫人喜欢那种样式的印花布，一种醒目的商标，一批极好的货物……可是没有人想购买，这放在地窖里已两年……我既然要到瓦尔和下阿尔卑斯州去，我就下了决心，买得这一切残货，并为我自己的利益带到那边去出售。哦！成功！一次疯狂的成功！妇女们抢着购去很多，另外，今天那边没有一个女人身上不穿我的印花布……应该说，我曾那么漂亮地哄骗她